

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事務局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〇日発行

郭沫若研究會報

第二十三号 (総 No. 24)

目次

新発見資料

郭沫若代筆の蔣介石「日本國民に告げる書」底本／沈衛威・著 藤田梨那・訳／1

成仿吾の欧州行(五) 成仿吾の資金と周恩来／成家徹郎／11

一九五五年の郭沫若の訪日と漢詩「箱根即景」

― 随行録、日記から見る漢詩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の随想／松宮貴之／17

『沫若自伝』を読む(六) 八兄・八弟・八哥・八叔・八老表・八老師の「八」／上野恵司／22

郭沫若兄弟の「排行」と「呼称」について

上野恵司 「沫若自伝を読む」(六)の疑問を考える／岩佐昌暲／24

郭沫若と陳寅恪 ― 『再生縁』外の竜虎の縁／蔡震・著 岩佐昌暲・訳／26

執筆者・翻訳者紹介／16

編集後記／31

新発見資料

郭沫若代筆の蒋介石「日本國民に告げる書」底本

沈衛威・著 藤田梨那・翻訳

2017年、中國社會科学出版社刊行、林甘泉、蔡震主编の五卷本『郭沫若年譜長篇』は、現在最も確実で、權威ある専門著書である。同書の1938年7月の項に『陳布雷回憶錄』を引用する際に、「上旬、為蒋介石草拟、告故國民衆書。（上旬、蒋介石のために「敵國民衆に告げる書」の草稿を書く。）」①と記している。

1938年7月7日、抗日戦争一周年に際し、蒋介石は、同時に「抗戦周年記念日告全國同胞書」「抗戦周年記念日告世界友邦書」「告日本國民書」を発表した。陳布雷の回憶錄によると、「抗戦周年記念日告全國同胞書」は陳布雷が、「抗戦周年記念日告世界友邦書」は張子縷（忠綏）が、「告日本國民書」は郭沫若が、それぞれ草稿を起こした②。

國民黨には、これらとは別に「中國國民黨告國民及同志書」がある。張子縷は1937年9月に、胡適、錢端昇と共に國民政府によってアメリカへ派遣され、民間外交を行った後、欧州に渡り、中國の抗戦の宣伝と欧州諸國の支援要請活動を行った。1938年1月末、張子縷は帰國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会参事室の参事に着任した。

一、郭沫若の草稿原本

筆者は、中國第二歴史檔案館で、郭沫若が1938年7月7日の前夜、即ち抗戦一周年に際し、蒋介石に代わって草した「日本國民に告げる書」の底本を発見した。この底本には、修正加筆が鮮明に残っている。同時に、上には「委座親核，照此定稿（委員長自ら校正し，批准した定稿）」とある。

この時、郭沫若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に在任中である。草稿に「沫若謹呈」と記されている。日付は「七月一日」とある。筆者は蒋介石の筆跡を鑑定して、草稿上の添削部分の筆跡は、蒋介石本人のもので、「親核」の筆跡であることを確認した。

以下に郭沫若草稿原本の写真と復刻した文字を示す。

注（人名は訳者注）

①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譜長篇』第二卷第770頁，中國社會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②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第190頁，東方出版社，2009。

○陳布雷（1890-1948）新聞記者出身の國民黨政治家。蒋介石の側近で秘書役。蔣の起草した多くの重要文書を起草。蔣宛に届く文書を管理した。

○錢端昇（1900-1990）法学者、政治学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者の一人。中國政法大學学長。

○張子縷（1901-1977）南開大學、北京大學等の教授を歴任した法学者。國民政府外交部の外交官。49年以後はアメリカ在住を経て香港に移住、客死した。

告日本國民書

日本國民諸君

今日為我中華民國抵禦貴國狂暴軍部之侵略，發動全民抗戰之第一周年。中正在此東亞歷史上深堪感念之今日，欲向日本全體國民諸君，略致拳拳之微意。中日兩國本為在種族文化上，本具有錯綜綿遠之因緣，溯自隋唐時代，凡我哲學文學宗教美術工藝諸端，均為貴國所攝取，而蔚成天平以後之文化，此在貴國現存之歷史遺物及古美術品中，可斑斑稽考，即諸位現時之生活方式，器具名稱，亦多猶保存文化母國之面影。近世隨科學之發展，在交通上，已由三數月之艱險途程，縮而為信宿可達，以如是密切之關係，兩國間應如何相親睦，以圖共存共榮？我中華民國自民國十七年統一以來，奉總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以為建國之準繩，本獨立平等之原則，與各友邦共謀世界之福祉。其於貴國，如諸君所知者，更不啻兄弟手足，親愛有加。蓋我中國國民性，以孕育於數千年聖哲之教化，酷愛和平，敦重德讓，凡屬圓臚方趾之儔，皆有「民吾同胞」之感，更何況貴國與我國關係綦切，有如上述者耶？然而□十年來，貴國軍閥，為錯誤之觀念所驅使，以暴報德，未嘗或已，而我中國國民，常不惜出以極度之容忍，以期一旦翻然悔悟，共策東亞之和

平，雅不欲陷兩國於萬劫不復之境，二十年秋，貴國軍部趁我長江水災，正賑濟不遑之際，假借所謂中村事件，突占我東北數省，遂釀成「九一八」之變，翌年正月，在上海無端挑釁，有「二二八」之慘禍發生，嗣後連年侵擾，變本加厲，充其極，必欲使我國亡種滅而後快。諸位試易地而思之，若中國用貴國軍部對我之態度以對貴國，諸君將如何？

可痛念之去年今日，貴國軍部基於一貫之侵華計劃，發動蘆溝橋事變，向我華北大舉進攻。俄而，復急遣大批海陸空軍，於八月十三日進犯上海。我中國全體國民，故酷愛和平，但尤愛有數千年文化歷史之國家，愛其先人之廬墓與休養生息之田園鄉土，睹貴國之侵略無已，容忍實已達最後之限度，於是本據神聖之天職，發動英勇之抗戰，毅然予暴戾者以懲膺。全體國民，無不懷肝腦塗地，洒盡熱血之決心，以求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歷史文化之發揚光大。當事變突發以前，中正屢有聲明，禱貴國朝野明達之士，認識戰禍所必引起之危機，從事再思之審慎，無如貴國軍部執迷不悟，仍不顧國際公理，國家幸福，以及諸君辛勤經營之一切國力，卒掀起東亞史上未嘗有之劇戰，此中正所深以為遺憾者也。

抗戰已一周年矣，諸君雖忱於軍閥淫威，諒亦必有沉重不勝之回想，貴國軍部不嘗謂諸君不戰即可屈服中國乎？不嘗謂不過二三月即可速戰速決乎？然今則竟言必須準備長期作戰矣。彼輩逐步困

難，不得不再變更其欺騙諸君之方式時，諸君幾多之兄弟子侄，已變異域之鬼，幾多之閨中少婦，已作未亡之人，幾多之幼小兒女，已成無告之孤，諸君所得於戰爭者究何在？即以我東北四省而論，被彼輩攫取，已歷數年，然諸君除負擔龐大之戰費而外，又何所獲？

且自戰爭發動以來，貴國於人力財力火力上之損失，已數倍於日俄戰爭之時矣，而其尤嚴重者實為精神道德上之損失。諸君知之乎，貴國之出征軍隊已成為最野蛮最殘酷之破壞力量矣。諸君知之乎，貴國所常夸耀之「大和魂」若「武士道」，實已掃地無存矣。毒氣毒彈施行無忌，毒膏毒品販賣公行，一切國際公約，人類正義，均遭貴國之侵華軍隊所毀裂矣。且於每一地區被占之後，焚燒擄略之餘，對我不及遠避之無辜人民及負傷兵士，輒施以大規模之屠殺。或縛千百人於廣場，以機槍掃射，或聚數十人於一室，以油火焚燒。甚或以殺人多寡為競賽，相資謔浪，且復四處勾結土匪，串通流氓，散布欺騙宣傳，組織傀儡政府。凡足以破壞我社會秩序，毀滅我固有文化者，任何手段，無所選擇。至我後方未設防之城市，亦備遭轟炸之慘禍。因此而死傷之人民，損失之產業，實無法統計。且每次之空襲，如瘋如狂，專以平民及文化教育慈善諸設施為目標，肆行盲目之濫炸。即如最近廣州一市，中山大学，瓦礫縱橫，數千市民，身首異處，雖曾引起世界各國之責讓，然狂燄未嘗稍殺。諸君當知之，我中國空軍，亦曾飛向貴國各大城市巡禮矣，而奉贈於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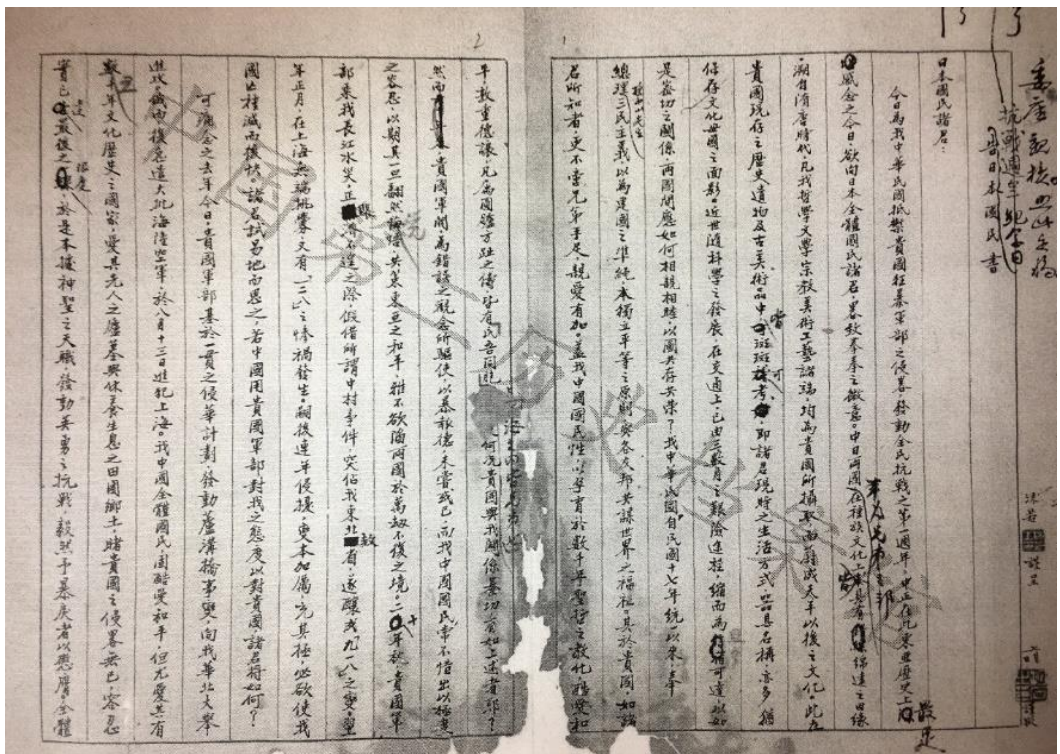
君者，為親摯之同情，而非無情之炸彈。苟中國僅以貴國最近所加於廣州之炸彈數量，携以奉還，以投擲於東京大阪或神戶諸城市及諸大學，其結果將如何？中正正告諸君……此種違背公約，滅絕人道之舉，我中國空軍非不能為，實不忍為耳。

尤有一事，中正實不忍言，但又不能不言者，厥為對我婦女同胞之暴行，自十齡左右之幼女，乃至五六十以上之老婦，一遭毒手，闔族難免，或數人輪流污辱，使受辱者不旋踵而呻吟斃命；或迫數十婦女裸陳一堂，殘淫致死。之後，尚施以難行於施以難形於楮墨之舉動。更有甚者，竟擎槍支，迫使父亂其女，子亂其親。稍有拂逆，并死勿論。如此滅絕人倫，實屬違背天理。我中國國民，素守禮制，愈為鄉土之民，愈重倫常之教。而我婦女同胞，尤因身受蹂躪，乃交相激發，憤然而起。往往手握鎌鋤菜刀與剪鑽工具，向此無理性之禽兽格殺，代申天討，若有神助。諸君須知，貴國所謂陣亡將士之「人柱」中，其死於此者，實在三分之一以上。貴國軍隊中自亦不乏具有理性之人，睹茲罪戾，憤不欲生，或彼此相戕，或懸梁自縊，而於衣袋中每有「死諫」二字之遺書。據此可知貴國軍部之行為，實屬狗彘不如，自取滅亡而已。

統上所述，諸君因受蒙蔽，或罕所知聞，但由國際正義之士已有文字照片等傳播於全世界。并世人類莫不引以為羞耻。然而諸君全体固不能負其責，負此責者，乃彼輩狂妄之軍部也。軍部喪失人

性，不能以理智御下，故在下者，均滅其紀。如不及時扑殺此獠，則亡國滅種之禍不在於我，而將在於貴國。固我之抗戰，良属自救，亦即所以救諸君。諸君如能及早覺察，團結一致，反對強暴軍部之一切施為，則諸君之所以救國，亦即所以自救。禍福存亡，系於一念，幸早決擇。

(文中的傍線部は、蒋介石の加筆修正部分である。)



抗戰已一週年矣。諸君雖處於軍閥威權之下，必有沉重之悶鬱。蓋國事即不嘗理諸君不戰即可屈服中國乎？不嘗謂不過二三月即可達戰遂決乎？然余則觀言必須準備，長期作戰矣。彼輩遂步困難，不得不再變。更其欺誑諸君之方式時，諸君贊美之兄弟子侄，已更爲驚心。患戰多之聞中少婦，已懷來已亡之戰多之幼小兒女，已成若若之狀。諸君所得於戰爭者，究何在？即以我東北省面論，祇被軍閥取已歷數年，然諸君除負抱龐大之戰費而外，又何所獲！

且自戰事發動以來，貴國於人力財力大失之損失，已數倍於日俄戰爭之時。而其尤嚴重者，實為精神道德上之損失。諸君知之乎？貴國之出征軍隊，已成為最野蠻最殘酷之破壞力量矣。諸君知之乎？貴國所常誇耀之「大和魂」或武士道，實已掃地無存矣。（貴國各彈施行無忌，每賣毒品販賣公行，一切國體等約，人類正義，均遭破壞。）且於每一地區被佔據之後，焚燒擄掠之態，對於不及遠國人民及財產，亦無所以保護之良心。據統計，自日俄戰爭以來，約有八千萬人於戰場上被槍彈射斃，或斃於人於室，以油火焚燒，甚或以數人多寡為競賽相賽。（此是）且後四處有結土庫，串通流氓，散佈欺騙宣傳，偽造偽傳，（製造）凡足以破壞我社會秩序，毀滅我國有文化者，任何手段，無所遂擇，至後方未預防之城市，亦備遭轟炸之慘。因此而死者，人民損失之產業，實無法統計。且每次之空襲，如如加狂轟，以平民及文化教育有無差錯，投為目標，肆行盲目之淫炸。即如最近廣

[illegible][illegible]

二、蒋介石が刊行した文章

当時、南京はすでに陥落していたが、長沙版「中央日報」は、1938年7月7日に初めて、蒋介石の「告日本國民書」全文を掲載した。全文の最後にはかなりの内容が書き加えられている。この加筆は、恐らく蒋介石の侍従室秘書陳布雷によってなされたものと推測される。郭沫若は1937年7月27日帰国後、9月8日に先に昆山に行き、陳誠に会う。そこで抗日に関する進言をした。陳誠は9日に機密電報を蒋介石に送り、この件を報告した。電報は陳布雷によって11日に整理された後、蒋介石本人に提出された。蔣は、すぐに郭沫若に会うことを決めた。この時期、蒋介石の文章の発表は、すべて陳布雷が具体的に手配していた。このことは、陳布雷の回憶録に明確な説明がある。郭沫若が、蒋介石のために「告日本國民書」を草したことも、陳の回憶録によって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ある。

その後、1938年7月20日「政治情報」第18期、上海「文綜」第四、五期も文綜を転載した。「文綜」の文面は最も明晰である。

以下に、「告日本國民書」を掲載した「中央日報」（長沙版）、「文綜」（上海）の紙面の写真、および復刻した文字を示す。

訳注

陳誠（1898・1965）中国国民党軍の上將。蒋介石側近として軍事を支えた。抗日戦直後の対日戦では第15集團軍總司令として上海戦の指揮をとった。郭沫若とは北伐戦争時代の友人。国民党政府の台湾退却後は行政院長、副總統、国民党副總裁などを歴任した。



図一 「中央日報」（長沙版） 1938年7月7日

③「告日本國民書」は写真の右側三段のみ



以下、中国文は本文の図二①～③に示した「文綜」第四、五期を起こしたものである。

蔣委員長告日本國民書

日本國民諸君…

今日為我中華民國抵禦貴國狂暴軍部之侵略，發動全民抗戰之第一周年，中正在此東亞歷史上最足感念之今日，欲向日本全體國民諸君，略致拳拳之微意，中日兩國本為兄弟之邦，在種族文化上，皆具有綿遠之因緣，溯自隋唐時代，凡我哲學文學宗教美術工藝諸端，均為貴國所攝取，而蔚成天平以後之文化，此貴國現存之歷史遺物及古美術品中，皆斑斑可考，即諸位現時之生活方式，器具名稱，亦多猶保存文化母國之面影，近世隨科學之發展，在交通上，已由三數月之艱險途程縮而為旦夕可達，以如是密切之關係，兩國間應如何相親睦，以圖共存共榮，我中華民國自民國十七年統一以來，奉總理三民主義以為建國之準繩，本獨立平等之原則，與各友邦共謀世界之福祉，其於貴國，如諸君所知者，更不啻兄弟手足親愛有加，蓋我中國國民性，以孕育於數千年聖哲之教化，酷愛和平，敦重德讓，凡屬圓臚方趾之儔，皆有「民吾同胞」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感，更何況貴國與我國關係綦切，如上述者耶，然而貴國軍閥，為錯誤之觀念所驅使，以暴報德，未嘗或已，而我中國國民，常不惜出以極度之容忍，以期一旦翻然覺悟，共策東亞之和平，雅不欲陷兩國於萬劫不復之境，二十年前，貴國軍部趁我長江水災，正賑濟不遑之際，假借所謂中村事件，突占我東北數省，遂釀成「九一八」之變，翌年正月，在上海無端挑畔，有「一二八」之慘禍禍發生，嗣後

連年侵擾，變本加厲，充其極，必欲使我國亡種滅而後快，諸位試易地而思之，若中國用貴軍部對我之態度以對貴國，諸君將如何？

可痛念之去年今日，貴國軍部其於一貫之侵華計劃，發動蘆溝橋事變，向我華北大舉進攻，俄而復急遣大批海陸空軍，於八月十三日進犯上海，我中國全體國民，故酷愛和平，但尤愛有五千文化歷史之國家，愛其先人之廬墓與休養生息之田園鄉土，睹貴國之侵略無已，容忍實已達最後之限度，於是本據神聖之天職，發動英勇之抗戰，毅然予暴戾者以懲膺，全體國民，無不懷肝腦塗地，洒盡熱血之決心，以求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歷史文化之發揚光大，當事變突發以前，中正屢有聲明，望貴國朝野明達之士，認識戰禍所必引起之危機，從事再思之審慎，無如貴國軍部執迷不悟，仍不顧國際公理，國家幸福以及諸君辛勤經營之一切國力，卒掀起東亞史上未嘗有之劇戰，此中正所深以為遺憾者也。

抗戰已一周年矣，諸君雖忱於軍閥淫威，諒亦必有沉重不勝之回想，貴國軍部不嘗謂諸君不戰即可屈服中國乎，不嘗謂不過二三月短期間即可速戰速決乎？然今則竟言必須準備長期作戰矣。彼輩逐步困難，不得不一再變更其欺騙諸君之方式時，諸君幾多之兄弟子侄，已變大陸之鬼，幾多之閨中少婦，已作未亡之人，幾多之幼小兒女，已成無告之孤，諸君所得於戰爭者究何在？即以我東北四省而論，被彼輩攫取，已歷數年，然諸君除負擔龐大之戰費而外，又何所獲？

且自戰爭發動以來，貴國於人力財力火力上之損失，已數倍於日俄戰爭之時矣，而其尤嚴重者實為精神道德上之損失。諸君知之乎，貴國之出征軍隊已成為世界上最野蛮最殘酷之破壞力量矣，諸君知之乎？貴國所常夸耀之「大和魂」若「武士道」實已掃地無存矣，毒氣毒彈施行無忌，毒膏毒品販賣公行，一切國際公約，人類正義，均遭貴國之侵華軍隊所毀裂矣。且於每一地區

被占之後焚燒擄掠之餘，對我不及遠避之無辜人民及負傷兵士，輒施以大規模之屠殺，或縛千百人於廣場，以機槍掃射，或聚數十人於一室，以油火焚燒，甚或以殺人多寡為競賽，相資謔浪，且復四處勾結土匪，串通流氓，散布欺騙宣傳，制造傀儡組織，凡足以破壞我社本秩序，毀滅我固有文化者，任何手段，無所選擇。至我後方未設防之城市，亦各遭轟炸之慘禍，因此而死傷之人民，損失之產業，實無法統計，且每次之空襲，如瘋如狂，專以平民，及文化，教育，慈善諸設施為目標，肆行盲目之濫炸，即如最近廣州一市中山大學，瓦礫縱橫，數千市民，身首異處，雖曾引起世界各國之責讓，然狂飢迄未稍殺，諸君當知之，我中國空軍亦曾飛向貴國各大城市巡禮矣，面奉贈於諸君者，為親摯之同情，而非無情之炸彈，苟中國謹以貴國最近所加於廣州之炸彈數量，携以奉還，以投擲於東京大阪或神戶諸城市及諸大學，其結果將如何？中正正告諸君，此種違背公約，滅絕人道之舉，我中國空軍非不能為，實不忍為耳。

尤有一事，中正實不忍言，但又不能不言者，厥為對我婦女同胞之暴行，自十齡左右之幼女，乃至五六十歲之老婦，一遭毒手，闔族難免，或數人輪流污辱，使受辱者不旋踵而呻吟斃命，或迫母女姑嫂數十婦女裸陳一堂，先施奸淫，繼以殘殺，割胸剖腹，猶為未足，更施以難形於楮墨之暴行，貴國向來尊重禮教，崇尚武德，故為世界所稱道，詎至今日，貴國軍人行為上之所表現者，不特禮教掃地，武德蕩然，直欲滅絕人倫，違逆天理，如此軍隊，不謹日本之耻辱，亦留人類之污點，我中國國民，素守禮制，即在鄉里平民，亦特重倫常之教，而我婦女同胞，尤以身受蹂躪，乃交相激發，憤然而起，共執干戈，甚至手握鐮鋤菜刀與剪鑽工具，向此無理性之禽兽格殺，代申天罰，若有神助。諸君須知貴國在華伤亡之官兵，其數實在五十萬以上，而此五十萬人貴國所謂陣亡將士之「人柱」中，其死於我老幼婦女之手者，

實不在少數。貴國軍隊中之官兵，自亦不乏具有理性之人，睹茲罪戾，憤不欲生，或彼此相戕，或懸梁自縊，乃至剖腹自殺，而於衣袋中每有「死諫」二字之遺書，據此可知貴國軍部在中國侵略戰爭中，上下官兵，實已陷於自殺之悲境，而諸君在國內猶為軍部宣傳所蒙蔽，以為渡華作戰死亡之子弟皆是為國犧牲之榮譽的國殇，宁知此等死者，皆為軍閥驅使強迫下之冤魂，或負無窮之罪惡，或懷憤而歿世，不但無榮譽可言，且使貴國全体國民同蒙不可洗滌之千秋污名矣。

統上所述，諸君因受蒙蔽，或罕所知聞，但由國際正義之士已有文字照片等傳播於全世界，并世人類莫不引以為羞耻，然而諸君全体固不能負其責，負其責者乃彼輩狂妄之軍部也。軍部喪失人性，不能以理智御下，故在下者，均無紀律，乃至上行下效，共趨於罪惡之深淵，而以制造罪惡相夸竟，任何國家，斷無法紀黷亂軍隊墮落至此而猶可以不敗者，諸君若不及時急起聲討軍閥制止侵略，則貴國前途之可悲，實屬不堪設想。諸君應及時追問貴國軍部，檢討其侵華政策，問其侵華之意義究竟何在？侵華之目的究竟何在？侵華戰爭以來所得者究有幾何？而所失者已有幾何？侵華之結果，能滅亡中國乎？能安全東亞乎？能排斥白人於亞洲之外而獨霸太平洋乎？諸君試思侵華戰爭以來貴國所收穫者果為何物，而所犧牲者又為誰人？固我之抗戰，固屬自救，亦即所以救諸君，我中國歷史上抵禦外力侵略，艰苦卓絕。每愈久而愈堅，況今我國民族意識，已普及於全國，三民主義，已深入於民心，此種力量之堅強，更非昔時之可比，如果貴國軍部對我國之侵略一日不止，則我國之抗戰任至如何情形亦必一日不止，固不待言，且警恨團結，與時日以俱深，吾國春秋大義，有九世復

讐之古訓，又曰「為國復讐雖百世是可也」，敢言自此以後兩國互相殘殺之慘禍必永無窮期，此種貽害百世殃及後代子孫之責任，將由此一時代之貴國國民諸君負之。總之中國之抗戰，不謹為自衛生存，實亦為實現中日兩國國民未來永久之福祉，而貴國暴戾之軍部，不謹為中國之敵人，實亦日本國民諸君之公敌，中國自抗戰至今，祇認日本之軍閥為敌，不以日本國民之諸君為敌，中國軍民對於愛好和平而深受軍閥壓迫之諸君，始終認為利害共同之良友，而懷挾滿腔之熱情與期待，深望諸君及早省察兩國安危之至計，團結一致，反對強暴軍部之一切施為，發揮貴國國民正義之意志與力量，促使變更侵略政策，恢復和平秩序，實現中日互相之親睦，奠定東亞永久之和平，此則不謹諸君之所以救國，亦即所以自救，且以救一般在華被軍閥驅使而走告無門，求死不得之戰場中之子弟也，禍福存亡，系於諸君國民之全体，幸抉擇焉。

（文中の下線部は、蒋介石侍從室の加筆修正部分である。）

結語

現在確認できる「告日本國民書」の三つの文章は、郭沫若が草した底本、蒋介石が郭底本に直接修正した「委座親核」本、「中央日報」掲載の刊出本である。前二種の郭沫若、蒋介石の文字は明晰である。刊出本が陳布雷の手による定稿であるか否かは、推測の域を出ない。檔案の中で新聞刊行時の定稿の原本が、まだ見つからないからである。

本文の主旨は「底本発見」を強調したいことである。

成仿吾の欧州行（五）

成仿吾の資金と周恩来

成家徹郎

（一）成仿吾と周恩来

一九二八年四月に、成仿吾は周恩来から強く要請されて、突然、人生の大転換となる欧州行を決断した、と筆者は推測する。さらに、周恩来がなぜ成仿吾に着目したのかについても考察する。そして、成仿吾が持っていた資金と、当時創造社でおこっていた金銭問題を考える。欧州行は、資金と切り離して考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前半で、周恩来の一九二七年から一九二八年五月までの活動を紹介し、後半では、成仿吾の資金と創造社の金銭問題を考察する。

成仿吾が突如、創造社を捨てて欧州へ行くことになった理由は何か？ 後年に至っても、成仿吾ばかりでなく、近くにいた人も、その「理由」を一切語らないのはなぜか？

まず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前半の周恩来の活動を『周恩来伝（上）』によって紹介する。

（上海第三次武装蜂起、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二月、武漢政府成立。）

周恩来は当時、党内公認の、軍事工作の指導経験に富んだ人物であり、ここでもまた、この蜂起の軍事工作を担当するよう配属された。

上海の労働者武装蜂起は、全部で三回あった。一回目は、一九二六年一〇月。二回目は、一九二七年二月、周恩来はこれらの蜂起を準備する指導工作には携わってはいなかったが、急遽、

南市区の動きを指揮するように、派遣された。しかしそこに着いてみると、民衆はどこにもおらず、責任者が何人かいただけだった。蜂起そのものはすぐ失敗した。三回目は一九二七年三月、周恩来はこの蜂起の主要な指導者の一人だった。

第三次武装蜂起の準備開始は、第二次武装蜂起の中止と密接につながり合い、そのあいだに切れ目が無い。

まえの二回の上海労働者の武装蜂起は、上海地区委員会が指導し、区委員会初期の羅亦農、組織部長の趙世炎が指揮を受けた。この合同会議では、陳独秀、趙世炎、周恩来ら八人からなる特別委員会を設置して指導にあたらせ、さらに周恩来、趙世炎ら五人からなる特別軍事委員会の設置を決定した。この軍事委員会は同時に上海地区委の軍事委員会でもあり、周恩来が書記となった。のち、周恩来が武装蜂起の総指揮を担当することに決まった。

国民革命軍総司令の蒋介石は反共の姿勢を露骨に示してきた。周恩来は、前回の失敗から教訓を得た。上海労働者の第三次蜂起の軍事工作を指導するにあたって、つねに二つの要点をきっちりとおさえた。第一、蜂起のまえには、周到綿密な準備工作をおこなう。第二、蜂起の時期を正確に判断し、条件が成熟したときには、決然と蜂起する。

（三月二二日）六時、敵のこの最後の拠点——北駅を攻め落とした。当日、上海市民代表会議は、共産黨員羅亦農らを含む上海特別臨時市政府を選出した。これは中国革命史上の輝かしい一ページであり、世界の労働者階級の武装蜂起史上まれにみる成功の記録のひとつである。この蜂起の総指揮者としての周恩來の、断固果斷な、綿密周到な、落ちつきはらって沈着な、勝算をもった指導能力は、これによってさらに多くの人々に知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四月十二日 蒋介石は反共行動を起こした。蒋介石と暴力団組織によって、共産党は弾圧された。三日後に広州で「四一五」清党事件が発生し、共産党員への大規模な逮捕と虐殺がはじまった。

(周恩来…一九二七年五月 ↓ 武漢)

周恩来は五月下旬に武漢に避難した。このあと八月一日に江西省南昌で武装蜂起を起こす。「八一南昌蜂起、失敗。」十月、周恩来はマラリアにかかって重病だった。普寧県内の流沙に着いた。このあと、香港に少し滞在した。

香港に到着しても、周恩来の病勢は予断をゆるさなかった。患っていたのは悪性のマラリアで、高熱がつづき意識は朦朧としていた。楊石魂が周恩来を背負おって九龍の油麻地広東街のある家におちつかせた。

一月上旬、周恩来は九龍の深水埗埠頭から海路、上海にむかった。

上海で重要な会議が開かれた。会議は一月九日にはじまり、二日間開催された。

参加者は中央政治局委員のほか、中央より指名された政治局候補委員、重要な省委員会や中央分局の代表もあり、総勢十数名だった。会議は瞿秋白が主宰し、コミンテルン代表のロミナーゼの指導のもとにすすめられた。

会議では、ロミナーゼの起草した、「中国の現状と共産党の任務にかんする決議案」が採択された。この会議では、中央の組織機構に手がくわえられ、中央常務委員会に権限を集中した。その下に組織局において、組織、宣伝、軍事などの科を指導した。

一二月四日、中央常務委員会会議で周を主任にすることが提議され、一九二八年一月一〇日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回会議で、

組織局主任に任命された。こうして周恩来は中共中央の日常生活の処理をになうことになった。

南昌蜂起の敗北のち、朱徳、陳毅の統率下の第二五師団残存部隊はいくつかの省を経て湖南に到達していた。二月二日、周恩来は常務委員会でつぎのように提案した。朱徳の部隊は湖南辺境に到着しており、広東にもどるべきではない。湖南省南部で暴動をおこすのもよからう。三月九日、かれは常務委員会ですたたび提案した。朱徳の部隊は湖南にふみとどまり、茶陵県と攸県にむかうのもよい。毛沢東の部隊は、まだ遂川県にいる、と。

(周恩来…三月中旬 ↓ 香港)

三月中旬、周恩来は、広東省委員会拡大会議を主宰して、李立三が広州蜂起の事後処理でおかした「左」のあやまりを是正するため香港に行くよう中共中央の委託をうけた。

周恩来は香港到着後、省委員会拡大会議の席で広州蜂起の歴史的意義を全面的に分析し、さきに李立三の処分は無効を宣言した。

四月中旬、広東から上海にもどった。

成家…

周恩来は、このあとすぐ、成仿吾に対して、パリへ行って『赤光』を発行するように強く要請した。この話を聞いて、成仿吾は最初ひどく驚いた。しかし周恩来から熱意をもつて説得されたので、彼はついに欧州行を決意した。

四月二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は、コミンテルンの決議案について討議をおこなった。出席者は瞿秋白、周恩来、李維漢、鄧中夏、項英の五人である。

国民党支配下の白色テロはあまりにも厳しかった。しかも党はゆつくりと時間をかけ、安定した環境のもとで大革命敗北以

来の経験と教訓とを真摯に総括し、今後の活動を検討して計画をさだめる必要にせまられていた。そこで、中国共産党第六回全国代表大会はソ連のモスクワで開催すると決定されたのである。

党の六全大会の準備をし、またそれに出席するために、周恩来と鄧穎超夫妻は五月はじめに骨董商夫婦をよそおって上海から日本の客船に乗って大連にいき、さらに東北を経由してモスクワに向かった。

周恩来がモスクワに行くまでの経路…

上海（海路）↓大連↓長春↓ハルビン↓満洲里。六月、モスクワ着。十月帰国。

（周恩来がモスクワに着いたころ、成仿吾は日本にいた。）

六全大会は、気運の高まりから一年間をへたのちに開催されたのである。会議の主題は、大革命敗北の経験と教訓、とりわけ八七会議いろいろの党の活動を総括し、新しい時期の路線、方針、政策を制定することにあつた。

会議をま近にひかえた六月九日ごろ、スターリンはモスクワ市内のある建物で、中国共産党の指導者を接見した。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たちである。

（二）成仿吾の資金と、創造社の金銭問題へ上

周恩来は、欧州に行かせる人物としてなぜ成仿吾に着目したか？

1. 以前から成仿吾と創造社の活動を高く評価していた。
2. 欧州へ行って活動するには、資金が必要である。
共産党には金銭的余裕はなかった。成仿吾は資金を豊富に持っていた。

資料①・金冲及主編『周恩来伝』上冊（原書一九八九年）上冊236頁

◇ 周恩来と成仿吾、創造社の関係

この間（上海で蒋介石が共産党や左翼思想を弾圧していた時期）、周恩来はきびしい白色テロにさらされていた党の防衛工作の責任を負っていた。かれの指導のもと、中央の特科「情報、スパイ、防衛工作をおこなう部局」は日一日としつかりしてきた。さまざまなルートで情報を掌握し、逮捕された同志の救出をおこない、秘密の無線基地をつくり、党の指導機関の安全確保のために大量の仕事をおこなったのである。

文化方面の活動にたいしても、周恩来は十分な関心をはらっていた。当時、創造社が大きな社会的影響力をもっていた。しかし、中心人物の郭沫若は日本に、成仿吾はドイツに出発しようとしていた。周恩来は陽翰笙と李一氓とを創造社におくりこみ、この陣地の拡充を期した。二人はそこで二種類の刊行物、『流沙』と『日出』とを出した。前者は、南昌蜂起の蜂起部隊が流沙で敗北したことを記念し、後者は太陽はふたたび昇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

『周恩来伝』は、周恩来と成仿吾およびその欧州行とのつながりについて何も書いていない。その著者は何も知らなかったに違いない。資料は何も残っていないからである。

郭沫若と成仿吾二人が上海から離れることに周恩来は関わった。そこで人員を補充する必要を感じて陽翰笙と李一氓を送りこんだ。

『成仿吾伝』も、周恩来との関係について何も述べていないだけでなく、突然の欧州行に、何の疑問も感じていないようだ。その著者は、彼の一九二七年から二八年前半までの活動をよく知っているはずだ。それなのに、突然、創造社を捨てて欧州へ

行くことに「唐突」という印象を持っていないように見える。

〔成仿吾伝〕編写組『成仿吾伝』一九八八 80頁以下。〕

成仿吾の「唐突」と言うべき大転換に疑問を持った人は、これまで誰もいない。

資料②・齊藤孝治「刎頸の友、郭沫若と成仿吾のふれあいについて」(上)『中日文化研究』第五号 二〇一八年二月

◇ 成仿吾の資金

(一九二六年)そして郭沫若は広東大学文学院の院長に招請され、また成仿吾は同大学理学院に復職し、物理学の教鞭を執る傍ら、国民党軍の幹部養成学校とも言うべき黄埔軍校で軍事、政治学を教えるほか、同校に付随する兵器研究処の技術責任者、技正と処長代理に就いたのだ。

成仿吾が黄埔軍校に登用されたのは、同じ新化出身である同校の校長代理、方鼎英の推挙によるところが大きかった。

彼は一九〇二年、一九一二年の二度にわたって日本に留学し、陸軍士官学校(八期生、砲兵科)、陸軍砲工学校、野戦砲兵射撃学校、東京大学工学部(造兵科)で学んでおり、近代的な軍事の在り方や兵器の運用についてそれなりに高い理解力を持っていた。

方鼎英は、親友でもあった兄・成勖吾を通じて成仿吾のことをよく知っており、兼がね彼の軍事に関する斬新で確かな目と誠実、真摯な人柄を高く買っていたのである。

一方、広州に留まった成仿吾は、同年(一九二七年)七月早々(南昌蜂起のすぐ前)、上司の方鼎英から莫大な大洋銀を渡され「武漢、上海などへ行き、この金で思い切り銃器、弾薬など軍用機材を調達してくれ」と命ぜられたのである。

この軍用機材は、黄埔軍校の学生が軍事訓練などに使用する

ためであった。彼はこの間、軍閥との戦闘の中で国民革命軍兵士の軍事的能力の脆弱さを嫌というほど見聞し、そのレベルアップのため黄埔軍校で優秀な教官の育成が急務だ、と痛感していたのだ。

とはいえ方鼎英は、成仿吾に対し「広州には戻ってくるなよ。調達した軍用機材は送付すればいいのだから・・・」。もし広州に返って来たら蒋介石一派に殺害されるぞ。余った大洋銀は自由に使っていいから・・・」とも言ったのである。

彼は成仿吾が中国共産党を支持していることをよく知っていたからだ。

その時、成仿吾は、上海で大量の銃器、弾薬などを購入し、黄埔軍校宛てに送付したのである。

その後は上海に留まり、秘かに創造社で出版の仕事を手伝ったりするなどし、方鼎英の指示通り広州には戻らなかった。(一九二八年五月)成仿吾が上海から日本にやって来た。

二ヶ月ぶりの対面とはいえ、郭沫若一家が大喜びしたのは当然だった。

その時、成仿吾は、大洋銀で一千元もの大金を「今後の生活のために使ってください」と郭沫若とをとり(安娜)に手渡したのだ。

日本円に換算すると、当時の貨幣価値でほぼ一千円に相当する、という大金であった。

大金の出どころは、成仿吾が広州時代、同郷で上司であった黄埔軍校の校長代理方鼎英が軍用機材購入のために成仿吾に手渡した大洋銀の一部であった。

金の出どころが出どころの上に律儀で生真面目な成仿吾は、莫大な大洋銀を郭沫若夫妻に手渡したことを妻の張琳にさえ隠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この逸話を張琳は二〇〇〇年五月、北京の自宅を訪ねた私(齊藤孝治)に「自分がそのことを知ったのは解放後のことで、実は安娜からなんですよ。その時、彼女は『お蔭様で大変助かりました』と言っていました。夫と安娜とはそんな深い信頼関係で結ばれていたのですよ」と話してくれたのだ。

(成家注・齊藤孝治『シュトゥルム ウント ドランク (疾風怒涛)』上冊では「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となっている。)

(郭一家はいまの市川市で借家に住んでいた。)しかしながら彼らはどうしても自分たちの家がほしかったのだ。

わが家なら万事につけ平穩無事な日常が送れる、と判断したからである。

しばらくしてをとり(安娜)は、借家から東に五〇〇メートル程行った須和田に格好の土地があることを聞き込んだのだ。

当時、そこは千葉県東葛飾郡市川町国分村須和田弁才天二六七番地であったが、現在は市川市須和田二ノ三ノ一四にあたる。

東京に近い地の利を当て込んだ地元の農家が一緒になって耕地整理組合をつくった上でそれぞれが所有する田圃を埋め立て、売却か借地にしよう、というものだった。

をとりは、整地が終了後、その一角の持主、田中政吉から借り受けたのである。そ

の借地は五二六平方メートルとかなり広いものだった。

家の建築は、当然のことながら広州時代の親友、故齊藤花子の父、岩次郎に依頼したのだ。

肝心の建築資金は、成仿吾が渡欧の途中、立ち寄った際、提供した例の大洋銀を利用すれば十分事足りたのである。

(郭沫若の子)博生によると、岩次郎が建築に取り掛かったのは、翌一九二九年九月頃からであった、という。

そして苦心惨憺の末、完成したのは、次の年の九月初めだっ

た。

建築に要した費用は、約六〇〇円で、もちろん成仿吾が贈与した大洋銀が原資になった。

新居は南向きになっており、居間二間をはじめ応接間、台所、勉強部屋、書斎が計六間もあった。

資料(次回分とまとめて、以下に列記す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石川禎浩 他訳、狭間直樹監訳『周恩来伝』(全三冊)(原書一九八九年) 阿吽社 京都 上中1992、下1993

齊藤孝治『シュトゥルム ウント ドランク(疾風怒涛)』上冊 編集出版委員会2005

齊藤孝治「刎頸の友、郭沫若と成仿吾のふれあいについて」(上)『中日文化研究』第五号 中日文化研究所 三鷹2018年2月

齊藤孝治 同右(中)第六号 2019年2月

宋彬玉、張傲卉「成仿吾と創造社」『新文学史料』(季刊)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 132頁…方鼎英「黄埔軍校」清党」回憶」

成仿吾「与蘇聯研究生彼德羅夫關於創造社等問題的談話」(1959年9月29日于濟南)『新文学史料』(季刊)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

「成仿吾伝」編写組『成仿吾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八鄭伯奇「創造社後期的革命文学運動」一九六二年、『成仿吾研究資料』一九八八年 収録

史若平主編『成仿吾研究資料』湖南文芸出版社一九八八(知識産権出版社二〇一一)

王独清『我在欧州的生活』大光書局 上海一九三六年再版

上記書の邦訳池澤實芳訳「私のヨーロッパ滞在記」1〜4、『商学論集』福島大学経済学会第78巻第4号2010.3、第79巻第1号、3号2010.6、2010.12、第80巻第1号2011.7

王独清著、田中謙二訳『長安城の少年・清末封建家庭に生まれて』平凡社東洋文庫一九六五

池澤實芳「王独清の詩について」上下、『商学論集』福島大学経済学会第78巻第2号第3号、2009年12月、2010年1月

王独清「創造社・我和它的始終与它底総賬」(摘録)原載『展開』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創造社資料』下冊、668頁〜683頁)

張資平「読(創造社)」(王独清著「創造社」を読んで)原載『絮茜』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一月(『創造社資料』下冊)

饒鴻競等編『創造社資料』下冊 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

張資平著、興亜書局編輯同人訳『瑛姑娘』(原題『最後の幸福』)興亜書局一九四〇

成仿吾の「回顧談」張之華、陳業劭「訪成老 談『赤光』」『成仿吾研究資料』

広州 黄埔軍官学校

坂野良吉『中国国民革命政治過程の研究』校倉書房二〇〇四

栃木利夫、坂野良吉『中国国民革命・戦間期東アジアの地殻変動』法政大学出版局一九九七

野沢豊編『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青木書店一九七四

狭間直樹編『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九九二

(25頁下段より続く)

筆時期の資料収集の困難もあってだろうか、朝潮の二人の息子(大排行の三哥と六哥)と朝圻の息子が記載されておらず、完全とは言えないのは残念である。

目下、最も完全を追求したものに林甘泉、蔡震主編『郭沫若年譜長編(1892〜197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刊、第1巻の「家世」があり、家系に関する原資料を収集している。また、やや古い資料だが、李保均四川大学教授が「沫若自伝」を資料に書いた「郭沫若族譜」『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に、郭明德に連なる血族の男性について、大小の排行を記した系図とその解説が掲載されている。

*李保均論文は、乐山師範学院・廖久明教授から提供を受けた。また本稿執筆のため、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執行会長の蔡震先生から資料の吟味等についてご教示をいただいた。記して感謝する。

本号執筆者・翻訳者紹介(掲載順)

沈 衛威 (Shen Weiwei)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藤田 梨那 (ふじたりな) 国士館大学文学部教授

成家 徹郎 (なりけてつろう) 大東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松宮 貴之 (まつみやたかゆき) 書家、西安培華学院客員教授

上野 恵司 (うえのけいじ) 日本中国語検定協会会長・共立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岩佐 昌暉 (いわさまさあき) 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蔡 震 (Cai Zhen)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執行会長

一九五五年の郭沫若の訪日と漢詩「箱根即景」

―随行録、日記から見る漢詩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の随想

松宮貴之

経緯

「文白之争」、所謂、文語と白話、いずれが優れているかという争いは、近代からの懸案である。「文白の争い」の本質を、文化領域における新思想と旧思想の対立の「文字やその文字を用いた表現の面における現れ」と考えるならば、その決着は白話を使った文学作品や学術論文やマスメディア（新聞雑誌）の出現した一九二〇年代、それが確立した三〇年代に、すでについていたと観念できる。

しかし、さらに改名されたこと、また政策としての決着を求めるのであれば、時期的に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が建国された三年後の一九五二年、簡略字体の議論を受けて、漢字研究の機関として「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が設立され、その会に於いて一九五四年に、政務院が改組されるなど新体制への変化の中で、中国文字研究改革委員会も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に改められた。そして一九五五年に『漢字簡化方案草案』が発表されるに至り、翌年の一九五六年、この草案を基に『漢字簡化方案』が国務院より公布され、五一四字の簡体字と五四の簡略化された偏や旁が採用された頃に、それを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

そして、その文字改革の渦中に、郭沫若も参画していたと言える。因みに郭沫若は、一九五五年の中国国務院が設立した漢字簡化方

案審訂委員会の訂委員会の副主任委員を、一九五六年には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会の主任を務めている。

また、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北京で「文字改革會議」を開催した当時、郭沫若は中国科学院院長として「為中国文字的根柢改革鋪平道路」（中国文字の根本的な改革のために道をならす）という講演を行ったことは周知の通りである。

このように冒頭で、文字行政に就いて、言及したのは、これを境に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で横書き、簡体字、ピンイン化、北方話化などの言語政策に於いて、大きな職責を果たした郭沫若の、近体詩などの旧文化、その文語の役割が、一つの割り切りをみせたと考えられるからである。

ここで漸くこの随想のテーマに移行すると、残存する資料に拠れば、一九五五年以後、その文語である旧詩の作詩が再開されるが、それは五月の西安視察を皮切りにおもむろに増えていく。本人の証言にもあるように、建国後六年間は政務で忙しかったらしい。

その作詩の背景を分析する手がかりとして、一九五五年六月の現中国社会科学院の前身にあたる中国科学院の哲学・社会科学科の設立、それに伴って行われた、全国の古跡名所を訪れる視察旅行が挙げられないだろうか。これが近体詩という旧文化の文語活動再開の二つ目の契機と言えるかもしれない。

そして六月にはまた日本学術振興会が訪中、来日の要請を受け、十一月に再度請われ決断、社会会科学院のメンバーを組織し、十二月に訪日した。

その状況を郭沫若の通訳兼秘書役とし随行した劉徳有（後の文化部副部長）に『随郭沫若戦後訪日―回憶与紀実』（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があり、村山孚氏によってサイマル出版社から翻訳が出てい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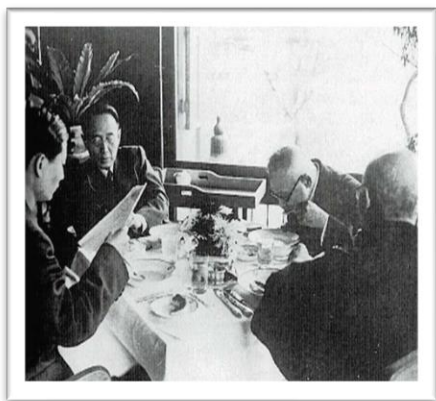
本文では、これと日記(郭沫若年譜)を基に、郭沫若の視察と漢詩の在処を分析したい。

この検証によつて、日本に限らず郭沫若の視察の実態、漢詩の在処、意味について、またその人柄に至るまで少しく考察することができらるだろう。

旅、そして東京から箱根に

郭沫若一行は、十二月一日夜、羽田に到着、招請団体の歓迎を受け、東京の帝国ホテルに向かった。翌朝、知人の面会を受けた後、日本学術会議を表敬訪問した。三日午前、東京大学を視察、お昼には東京会館で日本学術振興会による盛大な歓迎レセプションが行われた。

劉徳有によれば、その後、郭一行は十二月三日午後、車で箱根に移動。冬に入っていたけれども、関東一帯はそれほど寒くなく晩秋の季節のようだった。車窓からみる風景は連なる林すべてあでやかな



富士屋ホテル朝食(郭は奥)

色に染まり、樹木は赤や黄色の衣装に着替えたかのようで、まことに美しい光景だった、と劉は書いている。

その夜、一行は富士屋ホテルに宿泊(上図)。翌朝、劉徳有が郭沫若の部屋に行くと、すでに起床して新聞を読んでいた郭沫若が、メモ用紙を見せる。そこには、

「紅葉(仄)経霜(平)久、依然(平)恋故(仄)枝」

の二句が書かれていた。(平仄もきちんと合わせている)。

劉はこれを見てすぐに、これは昨日途中でみた風景をうたつたものだ、と気が付き、「わずか十文字で昨日見たあの風景を芸術的に形象化した」と感想を述べている。郭はメモを指さしながら「日本の俳句みたいだろう?」と言ったそうだ。「紅葉」は季語だというわけである。

その後、日本人から揮毫を求められたときに、「開窓聆曉鳥、俯首拾新詩」の二句を加え、五絶にした。この時の署名は、あえて本人も念押しして用いた建国前の三字連綿(左図a)と(右図b)の書風であっ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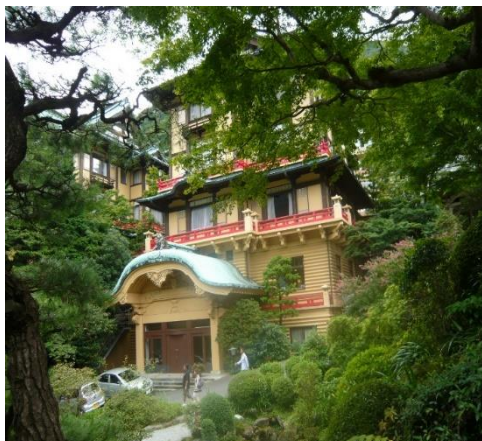


a) 建国前の署名文字



b) 建国後の署名文字

ところで私は、この漢詩の起句、承句の読解について、三つの解釈を想起した。



1 日本の保守派の変わらぬ姿勢を揶揄しているのか。

2 紅葉の紅が共産主義を隠喻し、市川時代から変わらぬ自分の姿勢を述べているのか。

3 またただの冬の描写なのか。

そこで、判断しかねた私は、日頃ご指導いただいているある方に、先生はどうお考えですか、と尋ねてみた。

そうすると先生は、このエピソードから、これは純粹に芸術的な角度から鑑賞するのが先ずは望ましい。私（松宮）の分類でいえば3が望ましい。というのは、その方が作者郭沫若の作意に合致していると思うから、と。

なお、「十年ほど前に初めて箱根に数泊しましたが、その折、女房と富士屋ホテルに行き、カレーを食べました。（ここはカレーが有名）。富士屋は重厚な作りで、（左写真・撮影は先生）敗戦後わずか十年

の日本学術界が、はじめて迎えた中国の要人と学術代表団をどんなに歓迎したかが理解できました」とおしえてくださった。

そして漢詩として訓読するなら、

紅葉は霜を経て久しけれど、依然として故枝を恋う
窓を開けて暁の鳥を 聆き、首を俯して新詩を拾う

（解釈）

紅いモミジは霜に打たれて長い時間が経ち、（ますます美しさを増しているが）なおやはり元の枝を恋しがり（その枝から離れようとしないうち冬なのに紅葉がまだ散らずにいる）私は宿の窓を開け放ち、（紅葉にもえる箱根の山のあちこちで）鳴いている、（朝の）鳥の声を聴きながら、机にむかつて（湧いてくる詩想を）新しい詩にしようと（ペンを動か）している。

*前半二句は箱根を含む日本の晩秋初冬のモミジの風景を賛美し、後半はそのような風景の中で旅の一夜を明かし、それを詩にまとめようとしている自分の姿を書くことで、招待者の日本の学術界に謝意を表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が素直な読み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という解釈を頂き、その時は腑に落ちた。

ただ、『随郭沫若戦後訪日―回憶与紀実』には、

「私は最近、ある人がこの詩を解説した本を読んだが、それには、この詩は叙景だが、実は叙情である」として、次のような趣旨が書かれていた。

「郭沫若は、自分を霜に耐えた紅葉にたとえ、みずから第二の故郷」と言っている日本を懐かしむとともに、新しい歴史的條件のもと

で、両国人民の友情の発展のために努力したいという意志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と、先ほどの2の解釈のひとつもいる。ただ劉氏は、これに対し、

《もちろん、こうした解説をしても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が、作者がこの詩を作るとき、そこまで考えたかどうか。また自分を紅葉にたとえたのかどうか。直接作者から聞いたこともなかったの何とも言えないが、私から見れば、作者がつけた題「箱根即景」がもっとも作者の当時の心境を反映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

と先の先生同様の解釈をされている。

さすれば、解釈がすくなくとも二つ以上に分かれる漢詩だとは言えるのではなからうか。

上野の蕎麦屋での再詠

その後、郭沫若は、五日、十八年ぶりに市川市須和田の旧居に訪れ、六日午後は国会から招待され国会議事堂に訪れた。

そして七日の夕方、日本学術会議会長の茅誠司の誘いで、上野不忍池そば屋の「蓮玉庵」にて会食した。これは、郭が大のそば好きであり、市川時代によく食べたことを知つての計らひだった。郭はざるそばと日本酒をおおいに食した。その食事後、店の主人が色紙を持つてきて、揮毫を請うた。

郭は上機嫌で二枚書い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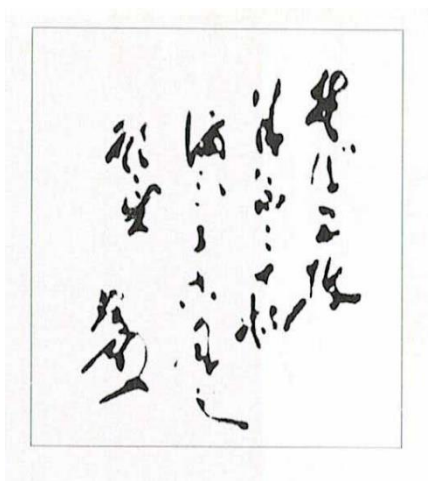
一枚目の内容は、

そば五枚

清酒二十杯

満了了十八年之願望

と(左図)。



そして、二枚目の内容は、あの箱根の詩であった。

紅葉経霜久 依然恋古枝

と。この時の署名も建国前、つまり戦争期に用いた三字連綿である。

とすると、この流れで考えれば、やはりこの詩は、市川時代から変わらぬ日本への愛着を示したものではなからうか。つまり、久しぶりのそば、昔変わらず好きであると。

訳出すれば、

紅葉(紅は中共を暗示)に自身を準え、霜を経て久しいが、依然として昔の日本での生活が恋しい。(箱根での下句は、一転してこれから新世界を拓く意だが、ここでは書いていない。)

この感慨は、その市川時代の署名の書風を用いたことにもつながるのではなからうか。

俳句と漢詩と掛詞

ところで劉氏の証言によれば、郭沫若は最初の二句を作ってから、絶句の形式に構成する作詩の習慣があるらしい。つまり、であるならば想起した前半に肝があることになる。これは、郭の詩人としての特性といえるだろう。

例えば、この箱根詩の出し、「紅葉」は先ず日本を意識したのであるが、中国では中唐以後の詩には盛んに使用され、盛唐以前に使用された例はほとんどなく、以後は、特に紅葉は題詩として良縁つまり恋愛詩に頻繁に登場すると辞書などで言われている。

このことは、郭沫若が知らないはずはない。

あと郭沫若は、当詩を俳句のようだろうと言ったとあるが、この紅葉は、一つの言葉に二つ以上の意味を持たせた「掛詞」のようであると言う意味ではなからうか。例えば安娜への郷愁も含めて。

私自身の経験になってしまいが、二松学舎大学院生時代、石川忠久先生の漢詩の講義を受講したことがある。古代学を専門としていた時期で、近体詩の世界への共感・理解・感動といえばからつきしに近く、只々、清朝考証学に埋没していた頃である。

ただその劣等感からか湯島聖堂で行われていた石川先生の勉強会にも参加させてもらった。

私のような不良学生を受け入れてくださった、先生の温いおこころに対する恩義は今も忘れていないが、当時も言うまでもなく、詩の典故となる古典のストックなどあろうはずもなく、和泉と現代語の混ざったデタラメな漢詩を作っていたのを覚えているし、いまでもそんな調子で時折、平仄と押韻だけ合わせた詩をつくることもある。ただそんな私でも、これは感情表現が露骨でいかな、もっとオブラードで包まないかと相手(読者)に不快感を与えかねず、失礼になるかな、と思うことがある。つまり作詩者なら、漢詩のもつ重層的防御性、受け取り方によって不快感、延いては不評、罰を受けるやも

という文人的な危機管理の意識が、だれでも自然と働くことを言いたいのである。

例えばではあるが、詩・書両面から言えるよい例として、北宋の蘇軾はその詩の内容も書の表象もストレートであり、正直すぎる。故によく恨みを買って左遷されている。対して弟子であり、友人でもあった黄庭堅は、それを知る故か、古典の典故による彫琢が著しく、原型が分からないぐらいにガードする。書の表象も彫琢過剰で書法史では、稀で特異な立場に位置付けられている。失言によって立場を失うため、どうしても玉虫色に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だろう。

そのような文人の虚と実の両面性、現実と歴史を重層的に盛りこむ癖を、郭沫若も具えていたことは、想像に難くないだろう。

むすびに

劉徳有氏は、この旅を通じて、郭沫若の本性は詩人だと見做したとある。

郭の気心の知れたひとへのサービス心が、その詩に表現されていたことが印象的だったのだろうか。

とすれば、ここで挙げた箱根の詩の解釈も、郭自身、箱根と上野では意図がちが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直面する現実、それと表裏をなす政治、宗教、イデオロギー、歴史的教養が融通無碍に変化する。そういう文人としての自任が、郭沫若にもあったはずである。

私のこの数年間の研究は、郭の政治家としての視角による分析に偏っていた感はいない。

今後は、政治家というよりも文人としての郭沫若研究を本格的に始めたいと思った。

『沫若自伝』を読む六

八兄・八弟・八哥・八叔・八老表・八老師の「八」

上野 恵司

一九〇九年の春、中学二年の学期末、前の年の暮れに亡くなった伯父の埋葬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うので、郭は嘉定からかごで郷里へ帰ることになった。

途中、ふたりの年寄りのかごかきがもたしているのにいらだった郭は、かごを降りて徒歩で先を急いでいるうちに、かごかきからはぐれてしまい、からのかごが先に着いたというので家では大騒ぎになる。

どうにか家にたどりついたが、家の前はおおぜいの人でごったがえしている。

我一直走进后堂，走进我母亲房里。许多人围在母亲床前，——

一看见我，——“啊，八弟回来了！——八哥回来了！——

八叔回来了！——八老表回来了！……”

差不多异口同音一齐叫唤了起来。〔I・133〕

（私はまっすぐ奥に進み、母の部屋に入った。おおぜいの人が母の床を囲んでいたが、私を一目見ると、「あっ、八弟が帰って来た！」「八哥が帰って来た！」「八叔が帰って来た！」「八老表が帰って来た！」ほとんど異口同音に一齐に叫んだ。）

文中の「八弟」「八哥」「八叔」「八老表」はいまさら断るまでもなく同一人物、すなわち無事帰って来た郭本人を指して

いて、

我们同场的人叫我们兄弟都是在排行之下加「老师」两个字。

〔I・110〕

（私たちと同じ村の者は私たち兄弟を呼ぶのにみな排行の下に「老师」の二字を付ける。）

と、わざわざ説明を加えている。「坊ちゃん」「旦那さん」といったところだろうか。（この「老师」に限らず、四川独特の風俗や習慣、衣食住、言語等について、郭は随所に興味深い説明や注釈を加えている。これらについては追って取り上げるつもりである。）

上に見た「八弟」「八哥」「八叔」……のいずれにも、弟であれ兄であれ叔父であれ、常に「八」の字がついて回る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く兄弟の長幼の順序「排行」に関わっている。長幼の序が八番目の男子は兄からは「八弟」と呼ばれ、弟からは「八哥」と呼ばれるが、八番目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のである。

我母亲生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兄两姐。听说还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产，……（中略）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是八儿。〔I・12～13〕

（母が私を生んだ時、私にはすでに兄と姉が二人ずつあった。ほかに姉二人と兄一人が死んでいるとのことだから、八度目の出産ということになる。（中略）排行が八番目であるので、母は私を〔乳名の文豹のほかに〕八兄とも呼んだ。）

ここにある「すでに兄と姉が二人ずつあり、ほかに姉二人と兄一人が死んでいるとのことだから、八度目の出産ということ

になる」という記述の印象が強すぎたためか、わたくしは「八度目の出産」であったので母親は「八儿」と呼び、周囲からは「八弟」「八哥」「八叔」……と呼ばれたのであると思い込んでいた。

ただ、一方で、この八番目というのは男女併せて数えたものであつて、これは旧時の中国の習慣としてはおかし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疑問が頭の片隅にあつた。中国の習慣として、たぶん今日も、少なくとも旧時にあつては、兄弟姉妹の順序を数えるには、兄弟と姉妹を別々に「大哥」「二哥」……、「大姐」「二姐」……のように数えたはずである。

「八度目の出産」であるために母親は「八儿」と呼び、周囲からは「八弟」「八哥」「八叔」……と呼ばれたとするのにぐあいの悪いことがもう一つある。

それば、郭が生まれる前にすでに亡くなつていた二人の兄は別として、残る二人の兄の呼ばれ方である。

助成了我们家塾革命的还有一个重大的人物，那就是我们的大哥，郭橙塢。他是十三岁便进了学的人，天资当然是很弱弱的。〔140〕

（私たちの家塾の革命を助けたのにはもう一人重要な人物がいる。それはすなわち私の長兄の郭橙塢である。彼は十三歳で秀才に合格したほどの人物だから、天分はもちろん乏しくはなかった。）

先生姓沈名叫煥章，是一位廩生。他是隰为县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来我们家里主教，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二哥（三伯父的儿子）都先后进了学了。〔148〕

（先生は姓を沈、名を煥章と言ひ、廩生であつた。彼は隰為縣の人で、私が生まれる前に私の家に塾主任としてやつ

てきて、長兄も二哥（三伯父の息子）も前後して入塾した。）

这位堂嫂是我们同居的，我们三哥（大伯父的长子）那时也在家塾里读书，……〔147〕

（この従兄の嫁は私たちと一緒に住んでいた。夫である三哥（大伯父の長男）も当時家塾で勉強していたので……。）

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150〕（私より四、五歳年上の次兄（私たちは大家族制の排行に従つて彼を五哥と呼んでいた）は、家塾の先生が帰宅したあと、いつも明かりの下で父母に読み方を習っていた。）

以上の引用から、郭の長兄は一族の同世代の兄弟の中でも一番上で、「大哥」と呼ばれていること、長兄と次兄との間に三人の同族の兄弟がいて、次兄は「五哥」と呼ばれていること、長兄と次兄の間の三人のうちの二人は、三伯父の息子が「二哥」、大伯父の長男が「三哥」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もう一人「四哥」がいるはずであるが、この人は『自伝』の中に出てこないのか、わたくしが読み落としたのか、まだ見つけ出していない。（こんなことはにわか読者のわたくしが知らないだけで、郭沫若研究者の間ではわかりきっていること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が、だとすればご容赦願ひたい。）

ここまで書いてきて、どうやらわたくしは「八度目の出産」の「八」に捉らわれすぎていたのであつて、実は大家族制の下での排行すなわち「大排行」で数えても、郭は八番目の兄弟に当たると考えるのが自然ではないかという考えに傾いてきた。ただ、これを結論とするには、まだ多少の不安が残る。

そこで先の自身の出生に触れた箇所引用文をもう一度読み

返してみたところ、「中略」以下に「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是八儿」とある。

「排行が八番目であるので、母は八児とも呼んだ」。問題は「行八」の「行」が一族の兄弟だけを数えたものなのか、一家の兄弟と姉妹を併せて数えた「小排行」な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れは現代での使い方を解説したものとと思われるが、『现代汉语词典』で「行」を引くと「排行」とあり、「您行几？」「我行三」の用例があり、さらに「排行」を引くと（兄弟姐妹）依长幼排列次序」とあり、用例として「他行第二」が付されている。ここに見るかぎりでは、「行」は兄弟姉妹を併せての順序であって、郭が一家の八番目の子であるところから「八儿」「八弟」「八哥」……と呼ばれたという解釈が成り立つ。

一方、右の解釈はあくまでも現代におけるものであって、当時にあつては排行はあくまでも大家族制の下における男女別々の長幼の順序を指すはずであると理解するならば、郭は一族の間の兄弟の長幼順の八番目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だとすれば、「五哥」と呼ばれる郭の次兄と、「八哥」と呼ばれる郭自身との間に、当然「六哥」「七哥」に当たる一族の男兄弟が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になる。

これまた、先の「四哥」と同じく、わたくしが知らないだけのことかもしれないが、郭と一族の「五哥」である次兄との間に存在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はずの「六哥」「七哥」なる人物が『自伝』中に見当たらない。すでに郭一族の詳細な親族関係表のようなものが完成されていて、すでに「四哥」「六哥」「七哥」が埋まっているのならば、わたくしの疑問は氷解するのだが……。

※引用は『沫若自伝』全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三月）により、巻数と頁数を示す。

郭沫若兄弟の「排行」と「呼称」について

上野恵司「沫若自伝を読む」（六）の疑問を考える

岩佐昌璋

上野恵司先生の連載語学エッセイ「沫若自伝を読む」は中国語研究者としての先生の学識と、謹厳な顔に似つかぬ飄逸な人柄がにじみ出る好読み物で、なかなか評判もいい。今号は『沫若自伝』第1巻「少年時代」の最初の篇「我的童年」が出典である。

郭沫若自伝の幼少年時代の記述は、一族の人物関係が分かりにくく、すんなりと頭に入りにくい部分があるのだが、その理由の大きな一つは、「呼称」のややこしさにあると思う。例えば、上野先生が冒頭引いているように、郭沫若のことを、同じ場所で違う人たちが、同時に「八弟」「八哥」「八叔」「八老表」などと呼ぶ場面がある。

これは、しかし同じ人物を自分との関係（親族内の世代や年齢等）に応じて呼んでいるわけだから理解しやすい。

ややこしいのは、先生も引いている「我们的二哥（三伯父的儿子）」とか「我们三哥（大伯父的长子）」と言った呼称である。「二哥」は二番目のお兄さん、ということだが、それは家族関係の中では「三番目のおじさんの息子」を指している。「三哥」三番目の兄さんと呼ばれている人物は、大伯父（父の兄弟の一番年長の兄）の長男なのである。

上野先生の説明を読めばすぐ分かるが、二哥とか、三哥とかいうのは、誰の息子だとか、長男だとかいう属性には関係がない。それは単に父方のいとこの男児をひとまとめにし、出生順に二番目とか三番目とか言っているに過ぎない。「哥」も、兄さんと言うより男の子と言うに近いかもしれない。

こういう出生順を表す数字を「行」と言い、出生順を「排行」という。

「排行」には、いま言いたいとこのグループ全体で出生順を言う「大排行」と、一族内での子供の出生順を言う「小排行」がある。郭家を例に具体的に考えてみよう。

郭沫若の祖父・郭明德には四人の男児があった。長男・朝瀛、次男・朝瀛、三男・朝沛、四男・朝圻である。郭沫若の父は三男の朝沛で、彼には四人の男児があった。長男・開文、次男・開佐、三男・開貞（これが郭沫若）、四男・開運である。

これらの人々を排行で言うとき、明德の家庭内では、朝瀛は行大（行一の場合は一とは言わず大という）、朝瀛・行二、朝沛・行三、朝圻・行四となる。朝沛の家庭では、開文・行大、開佐・行二、開貞・行三、開運・行四である。これが「小排行」である。

日常生活では、この行の数字に「哥」を加えて、例えば朝沛の家庭なら、開文・大哥、開佐・二哥、開貞・三哥、開運・四哥のように言いそうだが、実際にはそうではなさそうである。

「沫若自伝」では、長男の開文は「大哥」で問題ないが、次男開佐は「五哥」と書かれ、郭沫若自身は「八哥」と呼ばれている。なぜか。「大排行」に従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

実は、明德の長男・朝瀛には二人の男児がいる。長男・開成、次男・開弼である。朝瀛にも開俊、開杰の二児がおり、朝圻には開済という息子がいる。これに、朝沛の息子たちを加えた合計十一人が郭明德に連なる男性のいとこたちであり、全員が「開」の字を含む名をもつ。このグループの出生順が「大排行」である。今、これを一覧表に図示すると、まず「小排行」は次のようになる。括弧内の数字が「行」である。

朝瀛(大)―開成(大)・開弼(二)

朝瀛(二)―開俊(大)・開杰(二)

明德―朝沛(三)―開文(大)・開佐(二)・開貞(三)・開運(四)
朝圻(四)―開済(大)

次に、いとこ世代を出生順、つまり大排行で並べると以下のようになる。

大・開文、二・開俊、三・開成、四・開杰、五・開佐、六・開弼、七・夭逝のため数えず、八・開貞、九・調査中、十・開済、十一・開運

「沫若自伝」では、この大排行に「哥」を加えて、開文を大哥、開佐を五哥、郭沫若を八哥などと書いているわけである。この大排行に従えば、自伝に現れない四哥は郭朝瀛の次男・郭開、六哥は郭朝瀛の次男・郭開弼ということになる。次に七哥は、郭沫若の兄だが、夭逝したため行だけ残し、人はいない。

郭沫若の「八」については、上野先生の推察通り、「郭が一家の八番目の子である」「小排行」による理解と、「一族の間の兄弟の長幼順の八番目」という「大排行」による理解の二つがともに成立する。そして、そのどちらが正しいかの定説はまだないようである。上野先生は、

「すでに郭一族の詳細な親族関係表のようなものが完成されていて、すでに「四哥」「六哥」「七哥」が埋まっているのならば、わたくしの疑問は氷解するのだが……」

という文でエッセイを締めくくっておられる。「郭一族の親族関係表」のようなものは、実はないわけではない。私の知る限り日本では本会の斉藤孝治会員の詳細きわまる長編郭沫若伝『シユトゥルム ウント ドランク 疾風怒濤』(上下) 同書編集出版委員会、二〇〇五年六月刊、の下巻に付録する「家系図」が、おそらく日本語による唯一の資料だろう。ただ、それには、執

(16 頁下段に続く)

郭沫若と陳寅恪

― 『再生縁』外の竜虎の縁

蔡 震 著・岩佐昌暉 訳

郭沫若が一生のうちに交際した友人は大変多い。各方面、各界に友人がいる。付き合い交際するようになった理由もまた、それぞれ異なるが、彼と晩年の陳寅恪（1890-1969、歴史学者、古典文学研究者、言語学者、詩人）との交友は普通のそれとは別の面白いものだった。

普通の交友とは別のおもしろさ、と言ったのは、世間に語り伝えられている二人の関係についての対聯の解釈が、人によってそれぞれ異なるからであるし、それどころか、後には、彼ら二人の交友をマルクス主義史学とブルジョア階級史学の闘争だなどと言いなす人まで出たからである。

巷間に伝わるその対聯は、こう書かれている。

壬水庚金龍虎闘、壬水と庚金、龍虎 闘う

郭聾陳瞽馬牛風、郭は聾（ろう）、陳は瞽（こ）、馬牛風。

*聾＝耳がきこえない、瞽＝目が見えない、馬牛風＝関係ない

「壬水」とは壬辰の年を指す。郭沫若は壬辰の年（1892）に生まれ、干支は龍である。「庚金」は庚寅の年を指すが、陳寅恪は庚寅の年（1890）に生まれ、干支は虎である。「龍虎闘」とは、すなわち辰年の郭と、寅年の陳二人の間の闘争を言っている。郭沫若は少年時代と1928年、二度にわたって大病を患い、そのため両耳の難聴になった。陳寅恪は晩年両眼が失明

した。「郭は聾、陳は瞽」とは、この二人をからかった呼び方に違いないのだが、龍虎相闘うと言っているのに、なぜそれを「馬牛風」と言うのだろうか？その説明には、二人の交友がどのように生まれたのかから離さなければならぬ。

郭沫若と陳寅恪は二人とも中国史を研究した。だが二人の研究領域は異なっていたため、お互いに知ってはいたが、実は集まったことがなく、顔を合わせたこともなかった。建国後、郭沫若の職務のおかげで二人の間にはようやく書信による交友が生まれた。だがそれは二人を喜ばせる始まりではなかった。

1953年9月、中国科学院は中宣部（中国共産党中央宣伝部）の提案に基づき、三つの歴史研究所¹を設立し、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1893-1969、中国マルクス主義歴史学の開拓者）を所長に充てようと計画していた。

そこで郭沫若は科学院院長の名義で時に中山大学で教えていた陳寅恪に手紙を送り、彼を歴史二所所長に招きたいという意見を伝えた。陳寅恪は郭沫若に対してではなく科学院に宛てた返事を口述し、人に筆記して北京に持って行ってもらった²。

¹ 計画では歴史研究所第一所は魏晉南北朝以前の上古史研究を、第二所は唐宋から清末までの中古史研究を、第三所は近代史研究を担当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

² 陳寅恪の後述した返事を筆記したのは、清華大学史学科で陳の学生だった汪錢（この時には北京大学史学科助教授）だった。彼は中国科学院から陳に第二所所長に就任するよう説得するために中山大学に派遣された。だが説得は失敗に終わり、陳は汪の前で就任しない理由を口述し、それを書きとらせた。返事の中には、汪に対する個人的な言いつけ（例えば「碑文は君が持参して郭沫若に見せなさい云々」）も入り混じっている。この箇所、陸鍵東著・野原康宏、福田知可志、田口一郎、荒井健記『中国知識人の運命―陳寅恪最後の二十年』平凡社、2001年3月、を参考にした。

返事の中で陳寅恪は二つの条件を出した。
一つ目は、

「『中古史研究所は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を尊奉せず、また政治を学習しないことを許す』こと。その本意は桎梏（研究上の手かせ足かせ）があつてはならない、まず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の見解があつて、それから學術研究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つてはならない、政治を学習する必要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ある。私一人がこのようであるだけでではない。私はすべての人にこうであるように要求する。」

二番目の条件はこうだった。

「『毛公（毛沢東）あるいは劉公（劉少奇）に許可の証明書をいただき、档案牌（矢を防ぐ盾。転じて後ろ盾）とする』その本意は、毛公は政治上の最高の当局であり、劉少奇は党の最高の責任者である。私は最高当局も当然私と同じ考えで、私の説に従うべきだと思う。さもなければ、學術研究など語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陳寅恪は実際にはこのようなやり方で、彼に所長になつてほしいという要請を拒絶したのだ。というのも、彼が出した二つの条件は根本的に受け入れ不可能なものだったからだ。彼自身もこのことははっきりわかつていた。だから返事の中でこう書いていた。

「私の提出した条件は、科学院は受け入れるのは具合が悪いし、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のも具合がよくない。両方とも難しい。私が広州で非常に静かに、私の研究仕事をすれば、この二つの困難はない。北京に行けば二つの困難がある。」

もちろん、彼は自分の健康状態が悪いということも書いていた。「動くのにも困難がある」と。だが、これは言い訳で書いたにすぎなかった。

なぜ陳寅恪はこういうやり方で答えたのだろうか？それは彼の主義主張に根拠があった。陳寅恪は返事の中で彼が昔王国維³のために書いた記念碑に彫られた碑文に借りて、自分の主義主張を示した。

「自立の精神と自由な意志は、必ず争うべきものだ。かつ、かならず生死を以てあくまで争うべきだ。正に（碑文に書いた）言葉が示すように（思想にして自由ならざれば、むしろ死なんのみ。斯れ古今の仁聖の同じく殉ずる所の精義なり。其れ豈に庸鄙（凡俗の学者）の敢えて望まんや。）一切はすべて小事であり、ただこれのみが大事である。」

*左図は清華大学に残る王国維記念碑の碑文（陳寅恪執筆） 訳者撮影



³ 王国維（1877-1927）清末民国初の学者。浙江省出身。字は静庵。号は観堂。1901-02年、日本に留学。辛亥革命後、京都に亡命。羅振玉に考証学・金石学を学び、藤田豊八に西洋の哲学・文学・美術を学ぶ。西洋美学によって中国古典を再評価し、「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などを著し、甲骨文研究にも先駆的業績を残した（以上『大辞林』第3版による）。27年国民革命軍の北京入城を前に清朝に殉ずる形で入水自殺した。

実際は、陳寅恪はもとも簡明率直に自分の主義主張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た。だが彼がわざわざ以前書いた碑文を借用したのは、それによって別なことをしたい気持ちが多量であったからである。彼がこうに言ったのは、実は郭沫若を批判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だから科学院に宛てた返事の中で、陳寅恪はさらにこうも書いていたのだ。

「碑文は君が持参して郭沫若に見せなさい。郭沫若は日本で王国維についての私の詩〔碑文を指す〕を読んだことがある。碑がまだあるかどうか、私は知らない。もし〔私の碑文が〕うまくできていないというなら、廃棄してかまわない。郭沫若に作ってもらったら、もつといいかもしれない。郭沫若は甲骨文字の専門家で、『四堂』⁴の一人なのだ。もしかしら私よりも王国維の学説が分か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そうなったら私は韓愈になり〔王国維の弟子として師の功績を褒めたたえる〕、郭沫若は段文昌になる〔王国維を批判してマルクス主義史学を称賛する〕。もし誰かが更に詩を作ったら、その人が李商隠になるのもよからう。⁵私の碑文はすでに世間に伝わっていて、消し去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郭沫若は日本に亡命していた時甲骨文字の研究をやっていた。王国維が甲骨文字研究の領域でなした開拓的な仕事を非常に高く買い、また王国維の学問研究の方法を大変称賛していた。王国維が最後に昆明湖に身を投げて死んだことも、郭沫若はひどく痛惜していた。彼はこう考えていた。

⁴ 甲骨文字研究の四人の大家。いずれも「〓堂」の号をもつ羅振玉（雪堂）、王国維（觀堂）、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彦堂）を指す。

⁵ 原文は「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隠也很好」李商隠がすでに存在しない韓愈の辞を称賛したように、自分の書いた「王觀堂先生記念碑銘」を称賛してくれたらいい。」の意だろうか。專家のご示教を請う。

く痛惜していた。彼はこう考えていた。

王国維は「学問研究の方法は近代的だ」だったが、しかしその「思想感情は封建的」だった。彼が召し出されて清朝の宮殿に入った後、「一層また一層と封建の網」が彼を封じ込めてしまった。そこで、「二つの時代が彼の中で激しい階級闘争を引き起こし、その結果封建社会が彼の身体を奪い去った」のだ⁶、と。

これは、陳寅恪が王国維の死について、「一人の恩怨、一姓の興亡」のためではなくて、「一死を以ってその独立自由の意志を示した」と考えた見方とは大きな隔たりがある。

王国維の死の原因に対する郭沫若の分析と論断は、学术界に強い影響を与えた。陳寅恪はおそらく大変納得できず、不服でもあったろう。そこで、韓愈と段文昌の違いによって例える説を出したのである。彼はここで唐代の「平淮西碑〔淮西を平らぐの碑〕」の故事を引用している。

唐の憲宗の時、淮西地方は藩鎮が割拠していた。憲宗は宰相裴度、將軍李愬に兵を率いて淮西を討伐させ、割拠勢力を平定した。韓愈は裴度麾下の行軍司馬だったが、戦いが終わってから詔を奉じて「淮西を平定するの碑」を書き、征討のことを記した。だが、碑文には「裴度の事を多く叙」していたため、李愬の妻（唐安公主（唐徳宗の長女）の娘で李愬に嫁いでいた）は不満を抱き、（いとこの）唐憲宗に訴えた。憲宗はそこで命令を下して「韓碑」（韓愈の碑文）を削り、別に翰林学士段文昌に改めて「平淮西碑」を書（いて李愬の戦功を顕彰さ）せた。韓愈の文名は当然段文昌よりずっと高

⁶ 王国維に対するこの評価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刊、の「自序」（1929年9月20日）に見える。『郭沫若全集』歴史編第1巻、知識産権出版社、所収。

かった。そこで後に李商隱が詩を書き、「韓碑」は「其の器
〔文を刻した碑〕なく其の辞存す」と言えども、後世に埋没
することはあり得まい、と称賛した。

陳寅恪がこのようなたとえを行ったのは、むろん、郭沫若を
貶める気持ちがあつたからであろう。だが、彼がこういうこと
をした理由は、主義主張の分岐を示すほかに、おそらく文人相
軽んずという意識（自分の学問や詩文が他の文人より優れていると
いう意識）も多少とも働い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

陳寅恪のような老知識人が一時的にマルクス主義を受け入れ
ることができず、政治を完全に避ける態度をとつたことは、実
は不思議なことではない。周恩来は、当時政務院のある会議で、
特に陳寅恪を例にして、次のように述べた。

これら古い世代の知識人たちが共產党について理解してい
ないのは正常なことだ。彼らは大陸にとどまることを望み、
台湾に行かなかつた。ほかでもなく愛国主義者なのだ。彼
らとは当然団結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中国科学院が陳寅恪に歴史第二所長に就任してもらいたい
と考えたのは、むろん陳寅恪にその長所を発揮してほしいから
だ。陳寅恪を招くのに郭沫若の名義を使つたが、彼がここで果
たしたのは職務上の責任にすぎない。だから彼も陳寅恪のあの
批判を気にしてはいない。

陳寅恪について言えば、礼儀正しいとは言えないやり方で中
国科学院と郭沫若の招請を拒絶しはしたが、その後、かれはや
はり『歴史研究』編集委員の要請を受け入れた。時に郭沫若は
編集委員会の呼びかけ人だった。陳寅恪はまたこのために郭沫
若に手紙を書いている。

「尊意〔お気持ち〕」殷拳〔ねんごろ〕、自ら当に勉めて（尊
意に）副（そ）うべし。寅恪現〔いま〕仍（な）お史学之研

究及び著述に従事す。将来如（も）し需要〔必要な場合〕及
び稍（やや）成績を獲ること有らば、応（まさ）に即ち随
時函もて告げ並びに教正を求めん」

述べている意はすでに大変おだやかで、完全に学界の友人間の
手紙のやり取りである。引き続き、中国科学院は1954年に
哲学社会科学部を設立し、郭沫若が学部主任を兼ねた。この時
もまた陳寅恪に学部委員を担当するよう要請したが、陳寅恪も
また欣然と応じ、かつずっと委員の職を続けた。

五十年代、陳寅恪は『再生縁』を研究した論著『論再生縁（『再
生縁』を論ず）』を執筆した（1953年起稿、54年完稿）。完成
すると、彼はまず自費でガリ版刷りし、後に香港で出版、19
60年大陸に逆移入された。

郭沫若はこの年の末『論再生縁』を読んだが、陳寅恪が『再
生縁』に高い評価を与えているのに大いに驚き、自分でも『再
生縁』を探し出して読んだ。『再生縁』は清の陳端生（1751
-96、女性作家、杭州の人）が創作した長編の彈詞（江蘇、浙江両
省で広く行われている語り物。ここではその台本）で、文学史上注
意されたことがない。郭沫若は読んでみて同じように大いに激
賞し、かつ、この書物と陳端生について校訂と研究をしてみよ
うと考えた。

1961年3月中旬のある日、郭沫若は中山大学に陳寅恪を
訪ねた。彼らの初めての対面だった。顔を合わすと、まず互い
の誕生日が話題になる。一人は壬辰（タツ年）、一人は庚寅（ト
ラ年）である。郭沫若は笑って言った「今日われわれが会うの
は龍虎の闘いと言えますね」。一時間余りの談話では、『再生縁』
の話が一番多かった。二人の見方には多くの共通の観点があつ
たが、若干の相違点もあった。

帰京後、郭沫若は次々と『再生縁』の二種の違う版本や、新

たに発掘された陳端生に関する資料を読み、相次いで「談『再生縁』和它的作者陳端生」⁷「再談『再生縁』的作者陳端生」⁸など数編の文章を書き、発表した。

1961年11月初め、郭沫若是杭州に行つて、陳端生の出生地「句山樵舍」を尋ねたのち広州に向かった。15日、彼は雨の中までも中山大学に行き、陳寅恪を見舞った。二人は再度『再生縁』について長い間話し合った。この日の日記に、郭沫若是陳寅恪との談話の様子を書き留めている。

陳寅恪を訪ねた。彼は、「(『再生縁』中の)雲貞曲の楓亭は仙游県にある楓亭だと頗る深く信じている。舒四爺については、『隨園詩話』(清の文人・袁枚(1716-98)の詩論)中に閩浙總督の五人の子が全員(新疆の)伊犁に流されこの地の兵營で苦役についた事のあるのを挙げ、その第四子が即ち舒四爺だと言つていと述べた。余は近頃ちやうど『隨園詩話』を読んでいたが、此の人のことは記述がない。私が「句山樵舍」について話すと、彼から陳氏の族譜を調査してくれと頼まれた。「壬水庚金龍虎闢、郭聾陳瞽馬牛風」、渠(かれ)は此の對聯を聞くと頗(あこ)を解いた(破顔一笑した)。談話すること約一時間。みたところ、彼は大変満足気だった。

この文字から、一人は耳が聞こえず、一人は目の見えない、人の老学者と一緒に学問を討論し、お互いに自分の見解があり、言ったり見たりした時の情景を想像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ことに大変味深い一幅の絵画である。陳寅恪が、郭沫若が口に

⁷ 「光明日報」1961年5月4日。原題は『「再生縁」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陳端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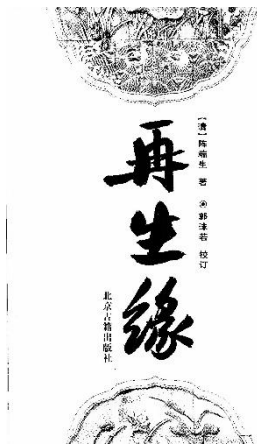
⁸ 「光明日報」1961年6月29日

したあの對聯を聞いて破顔一笑(解頤)したのは不思議ではなかった。

『再生縁』討論の過程で、郭沫若是全部で七編の文章を書いた。そのうち何篇かの観点は陳寅恪の見方に焦点を合わせて反駁したものだった。陳寅恪は郭沫若あるいはその他の人が提出した自分のまだ触れたことのない若干の資料を読んだ後、自分の文章についても補足修正を加え、自己の見方を堅持すると同時に、また郭沫若に対しても反駁した。この期間、人民文学出版社は陳寅恪の『論「再生縁」』を出版計画の中に加え、郭沫若が序を書くことを決定していた。『再生縁』に関する討論は、当然この出版計画に対する

良好な準備だった。

だが残念なことに『再生縁』の中に歴史上の「東征の事」「朝鮮出兵のこと」が書かれていくというので、(外交上の配慮から)当時はついに出版できなかった⁹



⁹ 郭沫若校訂の『再生縁』は、彼の逝去後の2002年11月、彼の書いた論文と共に一冊にまとめられ北京古籍出版社から刊行された。時に郭沫若生誕110周年の前夜だった。図はその中表紙。

訳者付記

本文は蔡震著『郭沫若家事』中国華僑出版社、2009年1月刊、の第15章「文章自有千秋在」の4節「『再生縁』外龍虎縁」の全訳である。訳文中の○、□内の訳語や説明、および1〜9の解説はすべて訳者による。

編集後記

ようやく23号の編集が終わった。

今号の目玉は何といつても巻頭論文の「新発見資料」だろう。これは南京大学の沈衛威教授が、中国歴史答案を館で発見された、郭沫若が執筆し、蒋介石の名で発表された「日本国民に告げる書」の執筆原稿である。本来は、発表に合わせて、この方面の専門家に解説原稿をお願いすべきものだったが、そういうことを思いついたのは、原稿を印刷に出す直前のことだった。沈先生のためにも残念なことをしたと、ジャーナリスティックな能力を欠く編集子は後悔したことだった。

この資料は、沈先生がパソコンに簡体字で起こされたものを、藤田会員が再度繁体字に入力しなおしたものである。

盧溝橋事件後、郭沫若が市川の寓居を抜け出して帰国した経緯や、それに到る事情は、ここ数年かなりいろいろな研究が出ている。本誌でも廖久明教授の論文を掲載した（「郭沫若の帰国と盧山談話会準備工作の関係について」第19号）。また、帰国後、彼が自分に逮捕状を出した蒋介石に招かれた経緯などは、自伝に比較的詳しく書かれている（自伝第3巻の『帰去来』）。しかし、彼が蔣の「日本国民に告げる書」を執筆していたことなどは全く書かれていなかった。だが、さすがに『郭沫若年譜長編』は、『陳布雷日記』の「告敵国民衆書為郭沫若君所起草」や、『陳布雷大伝』の「7月20日為了「告日本国民書」事來函」という記述を見逃さず1938年7月の項に引用していた。沈教授は、おそらくその記述をもとに、郭沫若の原稿を探しておられたのであろう。そして、ついにそれを発見し、藤田さんを通じて本誌に発表されたのである。

本誌のような小さい会誌が、こうした重要な資料発掘の発表の場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は、光栄と言うほかない。

話は飛ぶが、郭沫若が老舎の詩に和して贈った次のような七言詩

がある。原題「和老舎原韻併贈三首」のうち一首。

未有詩人不太痴 詩人でありながらバカでない者はおるまい
不痴何独苦為詩 バカでなければ苦しんで詩を作ったりはせぬもの
千行難換糧千粒 千行書いても千粒の米にも換えられない
一世終無宿一枝 死ぬまで夜露をしのぐ枝一本手に入りはしない
意入天辺雲樹遠 気分は空の彼方に飛ぶが高い樹にも届かない
名書水上月華遲 名を水上に書いてはみたが月の光は届かない
醍醐妙味誰能識 詩を書くことの醍醐味は俺様以外に分かるまい
端在吟成放筆時 想成つて書き終わり筆を置いたら極楽の始まりさ

終りの二聯、沈先生の資料搜索のご苦労を想いながら下手な日本語をつけた。まあ、気持ちはこんなところかと、望文生義は承知の
でたため。これは、同時に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下の自粛の憂鬱とた
たかしながら会報編集を終えた編集子の気分でもあった。

まだしばらくは続くこの憂鬱な時期、会員各位にも「吟成つて筆
を放（お）く時」まで、ご自愛を心からお祈りいたします。（Y）

郭沫若研究会報 第23号

発行日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〇日

発行所 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事務局

〒八〇〇・〇〇三 福岡市中央区谷二・二〇・八・三二一 岩佐方

TEL 〇九二・七二五・二五五四（FAX 兼用）

メールアドレス japankakukuen@gmail.com

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tb.biglobe.ne.jp/~guamoruo/>

印刷 コロニー印刷（社会福祉法人 福岡コロニー）